



讚美

葛榮・三摩羅羅頓

澳洲 Kithsiri Herath 博士

斯里蘭卡 佩拉德尼亞大學 醫學院 核醫學部 前高級研究員

何松年 譯

我在七十年代初期認識葛榮，那時我在結婚前有許多時間和朋友交往。他是由一位 Peradeniya 醫學院臨床心理學家 P.W. Kodituwakku（目前是美國新墨西哥州的臨床心理學教授）介紹我認識。他形容葛榮是個好人，而且很友善（任何人認識他不久便成為朋友），而我跟他維持好朋友達三十載。

當我偶然遇到他時，他是在康提的 Senanayake 圖書館的圖書館員。每次遇到他時，他總是在閱讀，而他每次總給我一本書帶回家閱讀。我不是這家圖書館的一份子，但當他給我圖書時，我便拿回家，而在閱讀後大多歸還。總之，在他臨近退休時，就發現圖書館有一批書籍遺失。他要送給那些追求知識的人。或許他的準則是在改革圖書館的規則，要讓人們用得到那些書籍。

當我去到圖書館時我留意到一件事，若我逗留超過十分鐘時，我發覺最少兩個以上的人跟他打招呼。有一天一位過來打招呼的人要求他給予 10 個盧比（那時 10 個盧比是個可觀的數目），而葛榮當即如數給他。此人鞠躬而退。我問葛榮他是甚麼人，他說他是個精神病！葛榮有個非常廣泛的朋友圈！

在我婚後他經常來我處。他通常在 Peradeniya 醫院的精神科診所下班後過來。Peradeniya 醫院的三位精神病理部的客席顧問知道葛榮有治癒精神問題患者的能力，便請求他來他們的診所服務。通常在星期三葛榮會跟我們一起進晚餐才回家，或者逗留竟夕，翌日早上才回去。他吃得不多，不計算杯內的飲料有多少酒精，或是否有肉在咖喱內。他總會堅持在餐後洗他的碟。許多時他在我們處度宿，在各人起床前離去，他不願給我們麻煩，因翌日我們要去工作。他總會顧慮別人的困難而不煩擾別人的生活方式。這也許是恆常禪修和修習覺知的結果。他要像個影子而不要是牛拉車的那輛車。

在八十年代，我們通常在集體討論佛法時見面。我們甚至組織了一個「斯里蘭卡心靈研究會」，目的在調查心靈事件，甚至研究輪迴再生。我們慣常邀請名人來講學，題材廣及音樂 (Premasiri Khemadasa) 至有關

再生的研究 (Ian Stevenson)。葛榮博覽群書，能泛論各種話題，甚至木球運動。他曾與許多佛教心理學家和哲學家交流研討佛教心理學與哲學。總之，他的生活方式很簡單：「飢餓時便吃東西，要去哪裏就去哪裏，工作夠了就退下來去禪修。」我希望我也能做得到。